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以京操班军为中心

彭 勇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彭勇
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056-972-4

I. 明… II. 彭… III. 军事制度—研究—中国
—明代 IV. 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831 号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

作 者 彭 勇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赵秀琴 马 钢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5

字 数 387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72-4/E·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总序	(1)
序言	(1)
绪论	(1)
一、选题缘起	(2)
二、基本观点	(9)
(一) 京操班军形成的背景	(9)
(二) 明代班军的含义	(11)
(三) 班军制度的基本属性	(14)
(四) 对班军制度的若干思考	(17)
三、研究方法 with 基本结构	(20)
(一) 研究方法	(20)
(二) 基本内容	(21)
第一章 班军制度概述	(23)
第一节 班军制度的建立	(23)
一、明初卫所制度的建立、编制、职能演变	(23)
二、北边之忧	(35)
三、明初军队的抽调与班军制度建立	(52)
第二节 京操制度沿革	(74)
一、“土木之变”与团营的创立	(74)
二、“庚戌之变”及复三大营之旧	(82)
三、从班军折班到尽驱工役	(84)

第三节 班军的主要类型	(90)
一、广西班军	(91)
二、南京班军	(105)
三、蓟镇入卫军兵（包括来自九边军兵和 内地的民兵）	(113)
四、边操班军	(128)
五、其他班军形式	(136)
六、诸类班军之间的关系	(141)
 第二章 京操班军的来源及其对外卫的影响	(152)
第一节 京操班军的来源卫所	(152)
一、川越泰博对京操班军分类的失当	(152)
二、京操班军来源卫所的变化	(157)
三、各都司参与京操事务的卫所数量考察	(166)
第二节 京操班军对外卫基本职能的影响	(189)
一、在外卫所基本职能	(190)
二、对在外卫所屯田的影响	(194)
三、京操对地方防御的影响	(199)
 第三章 班军制度的组织管理（上）	(216)
第一节 旗军的户籍管理及其身份确定	(216)
一、军户世袭制度的一般原则	(216)
二、卫所军户与州县军户的关系	(224)
第二节 班军赴班的基本程序	(232)
一、京操军早期的抽选方法	(232)
二、班军队伍的管理与替补	(235)
三、上班的程序及管理	(246)
四、班期违误及相关处罚	(264)

第三节 京操班军的职责·····	(269)
一、京师操练·····	(270)
二、征调戍守·····	(279)
三、修造工役·····	(292)
第四节 班军的基本生活状况·····	(319)
一、班军的主要收入形式·····	(320)
二、主要支出形式·····	(342)
三、影响班军生活的主要因素·····	(346)
第四章 班军制度的组织管理（下）·····	(357)
第一节 相关官员及其职掌·····	(357)
一、军事系统主要官员·····	(357)
二、监察系统主要官员·····	(364)
三、行政系统相关机构及主要官员·····	(371)
第二节 领班官员的抽选与考核·····	(374)
一、领班官员的抽选·····	(374)
二、领班官军的基本职责及其考核·····	(378)
第五章 班军制度的衰落·····	(396)
第一节 明代军事防御体制的多元化·····	(396)
一、班军制度的全面衰落·····	(397)
二、班军制与募兵制·····	(404)
三、班军制与民兵制·····	(407)
四、班军制与家丁制·····	(411)
五、防御军兵来源的多元化·····	(414)
六、明末的兵变·····	(418)
第二节 对班军制度“垂而不死”的思考·····	(421)
一、因循祖制的治国思想·····	(422)

二、难以割舍的利益·····	(433)
三、因势利导的图存变革·····	(440)
征引文献目录·····	(449)
后记·····	(462)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 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所谓“211 工程”是指国家在 21 世纪重点办好 100 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头，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视作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体发展。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眼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 1951 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 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所以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 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所谓“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

和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研究的核心集中于此，这个书系自然也反映这个特点。中国历史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到一体格局的形成，足以证明忽略民族和民族关系是不可能搞清中国历史发展面貌的，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已成常识，但是具体微观的研究仍然缺乏，这不是说已有的成果不多、不丰富，只是这个领域提供给人们的空间实在太大，足以让我们和后人沿着前贤的足迹继续前进。本书系设立的目的即在这里。

具体到这个书系本身，我们采取的原则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专著的作者多数是本系的教师，也有部分校内外的同行，若条件允许，本系离退休教师的作品也将列入其中。我们之所以搞这个系列，主要是从专著本身具有较高学术性的角度着眼的。一般认为，所谓专著是指作者本人长期研究的课题，作者长期专注于此，对研究的问题当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或者学术新意，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当然，相应的荣誉和承担的责任也由作者本人负责，所谓文责自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愿以此作为本书系宗旨之一。

历史系的教师不多，而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分散，用一个主题去限定恐有不周之处，故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名，将这个领域内与此有关的作品收入，经过系列出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整套的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将会在一个方面反映历史系科研的面貌，同时也能反映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风貌，到那时如果能够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序 言

明代的军事制度特别是卫所制度，在前后期变化很大，而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糊不清，歧异迭出，因此长期作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发现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构成的，行政系统的省、府、州、县是一种地理单位，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这种管理体制直接关系到明帝国版图、管理机构、土地（包括耕地）、人口、官民田比例、户籍制度以及对清前期耕地数字的解析问题。从此，他一直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曾相继发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籍》四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并准备在《南明史》付梓之后，再集中全力撰写一部明代卫所制度的专著。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都选择了与卫所制度有关的课题。彭勇同志的博士论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的班军制度，是建立在作为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合一的卫所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军事组织制度。考虑到班军的类型很多，涉及面很广，彭勇同志选取其中最为重要的京操，以之为中心来展开论述，使论题相对集中，头绪相对简化。但明代班军的资料极为分散，搜集殊为不易，以往的学者涉及较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研究起来还是具有相当的难度。可贵的是，彭

勇同志知难而上，勇于开拓，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

彭勇同志继承顾诚教授严谨的实证学风，选题确定之后，就一心泡在图书馆里，翻检大量正史、政书、实录、档案、奏疏、文集、野史、笔记、小说和有关的碑刻资料，从中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的排比、考证，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例如，明代的京操班军究竟始于何时，现行的说法是始于永乐十三年。作者在细致分析洪武年间和永乐前期数十条抽调部防和京操的史料之后，发现永乐十三年“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阅临”的性质与此前的抽调部防于操练事例并无不同，不能称为“京操之始”。真正的京操应始于永乐二十二年实施的“令直隶及近京师都司官军更番于京师操备”政策，至宣德九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再如外卫入番京师操练，通常的说法是被编入三大营之五军营中，作者经过考证指出，这些士卒最初虽大部分被编排在五军营中，但也有部分是被编入神机营的。而且外卫班军，是既有步军，也有马军。由于掌握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这就为论文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能够真正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

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对研究的计划和步骤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通过对《明实录》的全面梳理，从总体上把握班军制度的沿革流变；参考诏令、典章类史籍，归纳出基本线索；通过分类整理边防志、卫所志和省、府、州、县等志，尽可能归纳出班军的来源及分布地区；分析重要的奏疏、题行稿等档案公文，考订出班军制度的基本规定和具体操作方法。其他材料，如考古材料、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则作为必要的旁证”，从而首次理清明代班军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及其前后的变化，并就与之相并的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的创新之

处。如班军的类型,《明史·兵志二》谓:“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也。”事实并非那么简单。目前唯一对班军制度作过系统研究的日本学者川越泰博,则把班军调动分成“番上”和“戍番”两种形式。这种分类未尝不可,但他除对北边的轮番戍守进行详细研究之外,并未注意到南京京操类型的存在,对其他类型的班军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依据丰富而扎实的史料,指出除京操班军之外,明代还存在广西班军、南京班军、薊镇入卫军兵(包括来自九边军兵和内地的民兵)、边操班军、其他形式的班军(以“班军”命名的轮流戍守),这样的概括显然就全面得多了。类似的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如对班军来源卫所及京操班军数量的探究,京操制度的沿革、京操班军对外卫基本职能的影响,京操班军的组织管理、旗军收入与支出数量的研究,班军制度“垂而不死”现象的解释等,都是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因此,这部论著的出版,无疑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代的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的兴衰历史轨迹的把握和理解。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明代的班军制度是个较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本书以京操为中心进行研究,对其他类型的班军仅仅作了简单的介绍而未展开细致探讨,即便是与京操班军有关的问题,如卫所军户的基层组织管理、京操班军的屯田份额及其经营管理、京师及京畿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与消费等问题也未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就整个明代的班军制度而言,尚有与卫所制度有关的许多问题,以及明代的财政供应体制尤其是军费问题,明代公共产品(针对班军工作而言)的生产与管理问题需要研究。希望彭勇同志能就这些问题继续展开研究,更上一层楼,取得新的突破与成就。

陈梧桐

2005年5月18日

绪 论

作为中国军事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卫所制度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百年来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顾诚师把对卫所制度的研究拓展到新的领域。他明确提出，卫所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卫所还是一种地理单位，它管辖着不属于行政系统、面积大小不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虽然“卫所就军事职能而言，自明中期就已严重削弱，通过招募和选拔建立起来的兵制逐渐成为明朝的主要军事支柱。清入关代明以后，卫所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但作为一种与州县类似的地理单位却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顾诚师这一观点，“直接关系到明帝国的版图、管理机构、土地（包括耕地）、人口、官民田的比例、户籍制度以及对清前期耕地数的解释等一系列问题”，^① 为学界重新认识上述历史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即使对作为军事制度的卫所制度本身研究而言，考虑到卫所是一种地理单位的因素，也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广阔、更客观、更深刻。

“卫所制度作为一种军事制度，其内容不外乎军官、士兵

^①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我与明史》，载《社会科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

(明代称为‘旗军’)、粮饷以及军权控制原则等方面”,^① 其中尤以“兵制”为核心。明代的“兵制”以卫所制度为标志,最早以世袭的旗军为主力,到明中期以后,依靠军余、募兵、民壮、乡兵等武装力量,但始终都没有放弃作为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的卫所制度而独立存在。

长期以来,研究卫所制度者多着力于卫所制度的崩溃,他们大多认为:明中期后,卫所制度已近衰亡。实际上,不仅作为地理单位的卫所在明代一直拥有完整的体系,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后期,就是作为军事职能而存在的卫所编制、军户管理、武官世袭、旗军补选、军饷供应等,都在履行它们的基本职责,并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本选题的研究对象——京操班军制度,就是建立在作为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为一体的卫所制度基础之上的一种军事组织管理制度。

一、选题缘起

明代的卫所制度继承了汉唐以来“兵农合一”的思想,汲取了宋代“更戍”之法,并承袭元代的军户世袭制度,可谓是对前朝兵制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明代的卫所制度也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并对清代的绿营兵制和晚清兵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界对明代军事制度关注很多,并有一大批优秀成果问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专门研究明代兵制的专著和论文不下150余种(篇)。其中尚不包括与兵制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近20年来,明代军制的研究“无论从广

^① 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第7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 早期的学者，以吴晗、解毓才、陈文石、谭其骧和王毓铨等为代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日益繁荣，很多学者致力于明代军事制度的研究。通史方面有《中国全史·中国明代军事史》（毛佩琦、王莉著，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军事史》（范中义、王兆春等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专著方面有于志嘉先生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 年）、杨旸等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 年）和《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肖立军的《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等。此外，一大批学者在明朝军事制度史的方方面面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论文，他们的观点将在下面相关章节陆续介绍。其中顾诚的《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四篇文章开拓了卫所制度研究的新领域；^② 台湾学者于志嘉先生则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卫所制度基本内容的考订，在卫所军户制度和江西卫所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学界的研究成果涉及卫所管理系统、军户制度、武官世袭制度、军屯、兵制演变、军事技术、后勤装备和沿海、沿江、沿边、地方防御等，构建了本研究课题——班军制度的重要基础。

班军，据《明史·兵志二》记载，“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

① 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 年第 3 期；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0 期。

②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谈明代的卫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

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初，永乐十三年，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而实际上，在阅读文献时会发现，明代人所指的“班军”类型非常多，并非仅仅指外卫官军番戍北京，在北部边境、长江防线、广西等战略要地，均有来自一个或多个都司卫所的班军。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卫所制度在明初即呈现出其制度本身的弊病，如军屯败坏、军政腐败、军饷拖欠、军户逃亡、军伍空虚等，甚至在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度的军事职能已大大削弱，募兵制逐渐成为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然而作为以更番戍守京师和战略要地为任务而产生的班军制度，却以顽强的生命力而存在，历明一代，“垂而不死”，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更值得关注的是，明中期以后，卫所旗军大量失额，官舍、军余与正军一样，在备边、城守、防倭、屯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唯独班军队伍比较完整，依然坚持着“正军”的身份要求，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同时，班军制度又与卫所制度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军权控制原则等息息相关，深入研究班军制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上述相关问题。

然而学界对班军制度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就班军问题做出过研究的国内学者，一是梁淼泰先生，他在《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发表了《明代后期班军的折班》；另一位是周致元先生，他于《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发表了《明代京操制度》，这两篇不足8000字的文章均尝试对班军制度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却没有系统地归纳出班军制度的基本内容；李子春在《文物春秋》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明代班军制与“天津秋班中部造”印文长城砖初探》的短文，这是一篇关于班军活动遗址的考古研究报告。其他研究性著作，如数百万言之巨的《中国军事通史》

和《中国军事制度史》^①的明代部分虽提及班军，但极其简略且均语焉不详，对班军没有明确的界定，甚至没有区分班军类型及职能沿革。

海外学者中，日本学者川越泰博利用《明实录》、地方志和部分明代典章奏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明代班军番上考》和《明代班军番戍考》（一）、（二）、（三）等四篇文章，对明代班军制度的建立、性质、班军的来源及使用分布地区，以及番上与番戍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对班军制度的研究做出创始性的贡献。但川越泰博就此而止，没有能继续将班军制度的沿革变化、班军制度的组织管理、制度的考核及其对明朝的广泛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实际上，由于川越氏没能利用明代档案材料、大量的明代私人著作，加之他所看到的地方志材料也不够丰富，对明代班军的类型归类是不准确的，就是他研究的重点——班军的分布都司卫所及班军的数量变化也不甚全面、准确。

明清的史料非常丰富，有关班军制度的记载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卫所管理制度本身的原因，造成了相关史料非常零散。明代都司卫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而从事卫所事务管理的是相对于文官系统而言文化素质较低的世袭武官，所谓“军官子弟安于豢养，浮荡成风。试其武艺，百无一能。用之管军，束手无措”。^②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也陆续给都司卫所派出一些低级

① 《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上、下册为《明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高华、钱海皓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后者分为军事组织体制编制卷、军事教育训练制度卷、武官制度卷、后勤制度卷、兵役制度卷、军事法制卷。两种著作属通史性质，侧重于军事科学，可能是班军制度被忽视的原因之一。

② 劳堪：《宪章类编》卷29，《武臣子弟》（宣德三年五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文官，如经历、仓大使等，协助管理财务与文书，但由于都司卫所特殊而独立的职能所限，再加上明初出于对军事系统的部分内容保密的考虑，有关卫所情况的史料较少，保留下来的少量明代卫所志内容也过于简略，而且这些志书主要是在没有行政设置的沿海和沿边卫所，在班军分布比较集中的长江以北至长城以南大量的内地卫所，方志寥寥无几。^①这就造成了卫所制度中的许多内容不为人熟知，其中也包括京操军的基本情况。同时，军政体制及其运行又是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相关内容不绝史书，只是一些论著是在对班军制度并不太熟知的情况下著录的，这就造成了相关的材料零乱繁杂，且多有抵牾，给后人系统研究班军制度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班军材料散见于多类文献资料中。《明史》中有近两千字的记载，《明实录》则较为客观全面地保留下来这一制度的沿革，在明朝诏令敕书、典章制度、例律典则，如《明会典》、《军政条例》、《大明律》中记录了制度层面的相关规定。明代的档案绝大部分在明末毁于兵燹，所幸保留下来一批。这批档案中，尽管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部分主要集中在明后期，但它却是以兵部档案为最多，其中有相当一批记录了天启至崇祯朝的班军事务；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的“辽东残档”（又叫屏风档，或信牌档），地域上主要集中于辽东都司。但所幸的是有上百件关于嘉靖年间山东都司的档案，它的价值在于，山东都司是班军的重要来源地，这批档案提供了关于班军事务的原始记录。杨旸曾对这批档案的辽东都司部分做出过极其详细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却无人对事涉山东都司的这数百份档案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两批档案的影印出版，为班军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奏议和明人别集类文献是研究明代班军制度的最重要材料之

^① 张升：《卫所志初探》，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